



關於醫服隊

文／醫學系 談啟蘋；圖／醫服隊

「上大學要加什麼社團呢？」帶著這樣的疑問翻開社團簡介的手冊，會看到關於醫服隊的介紹（2015 版本）：

近六年來，我們已經連續八支隊，踏入南投縣仁愛鄉中正村「卡度」部落，今年，我們將繼續在寒暑假回到我們的家：「卡度」，進行家庭訪視、衛教建議、血壓尿糖等量測，舉辦國小育樂營，在社區與我們多年的居民朋友一起舉辦球賽、晚會，參與他們的生活，深入了解部落文化。

若你翻開「國立陽明大學衛生醫療服務隊企畫書」，不管是 1980、1990、2000、2010 年代的企畫書，都會在第一頁上看到簡介：

自民國六十八年，三十多個寒暑以來，醫療服務隊已經出隊五十餘次，舉凡宜蘭壯圍、三星、大同、南澳，苗栗泰安，南投信義、仁愛，雲林四湖等，遠至蘭嶼、澎湖西嶼等，都曾留下我們的足跡。

如果翻開最近兩年的醫服隊企劃書，會看到加上了一段：

醫服隊在現今的時代，思考過服務的成效與必要性以後，認為如以往一般在寒暑假出隊到不同部落進行一成不變的服務，無法真正造成太大的幫助，若將心力投注到同一個地方，持續與居民交流，將可以讓服務更切合需求且更有成效與意義。

不管社團簡介還是企畫書，迎新或是新說，例活或是總檢，讓你了解醫服隊多少，當你踏進部落，還有很多課等著要學。

第一課：土地，遷徙（有兩種以上的說法，僅述其一）

日治時期的「理番政策」，要把原住民族的部落遷到較低海拔、容易管理的地方。卡度的舊部落於是被遷到現在靠近埔里的平地。

部落八十幾歲、了解這段歷史的爺爺說道：



» 星期六下午舉辦球賽，與居民一起同樂。此次球賽共有約 120 位部落居民一起參加。



» 舉辦完忘年活動（讓長輩與小朋友傳承部落傳統的技藝，此次是搗麻糬活動），隊員與小朋友一起走回學校。（圖中的建築物是部落三個教會之一——安息日會）

那裡是平地，不行啊，沒有山羌沒有山。平地種田，腰彎著很不舒服。要在山坡地，有坡度，剛剛好。為了找尋適合的地點，頭目帶著大家往山上去，1904 年左右，開始住在卡度這個地方。

從更高的地方望向卡度，會看到四周環山，中間往下凹，像個船的形狀，於是取名「船」，布農語的發音 Qatu 音譯為中文的「卡度」。

在部落的三個暑假遇過幾次颱風，相較於平地總算是小雨無風。青年笑著跟我說：看吧！這就是我們祖先的智慧。

第二課：文化，語言

部落三年一度健檢，我牽著 91 歲奶奶的手，來到失智症檢驗站。

只會說族語，奶奶拉了拉旁邊 dina（布農族語

「阿姨」）的衣角，請她幫忙翻譯。

檢驗站：奶奶，妳知不知道現在總統是誰？

dina：（一連串布農語）

奶奶：（一連串布農語）

dina：奶奶說高高的那個（……檢驗站人員不知道怎麼評分……）

dina：對啦，她知道是馬英九啦！（檢驗站人員在表單上打了勾）

檢驗站：好。那下一題，請問上一任的總統是誰？

試想，如果失智檢驗的問題是：「布農族的打獵有什麼禁忌？」你會怎麼回答？

一個小時下來，許多檢驗站都需要奶奶本人簽名。不會說中文的奶奶，拿著筆像是剛學寫字的小孩，費力在很小的格子中寫下自己的漢名字。



» 育樂營的閱讀時間：不同年級的小朋友會閱讀不同的書，由隊員用演戲、玩遊戲說故事等等不同方式帶領。

» 出隊的晚上，隊員們正在檢查血壓計、尿糖試紙等量測用具，並且練習衛教，準備等下出發到居民家中，關心部落的居民，並分享衛教、量測血壓尿糖等。





小朋友才藝呈現：這次育樂營開了四個才藝班，分別是：跳舞、破銅爛鐵、唱歌、藝術，圖中為藝術教案的小朋友們做的紙傘跟項鍊。



小朋友玩團康遊戲，很緊張也很開心。

第三課：酒，歷史脈絡

「你知道嗎？以前，部落一年喝不到兩次酒。」在一個輕鬆聊天的晚上，長老語重心長地說。「酒是小米釀的，對於部落非常珍貴。因為若不是豐收就不會有多餘的小米，部落的頭目、長老要在重要節慶才能喝，一年就那兩次吧。」

那為什麼，很多人的既定印象裡，會覺得原住民愛喝酒，很會喝酒？醫服隊的例活的確談過這件事情，但這事實在部落的人口中說出來，那感覺更深刻得令人難過。下面短短 500 多字，節錄自〈失神的酒—初探酒與原住民社會的資本主義化過程，夏曉鵬〉，大概可以看出個脈絡。

在漢人文化未進入山地社會以前，原住民通常只有在祭祀或慶典之需時，才自製酵母釀酒，且飲酒必由酋長（頭目）開始，再擴及全社族，各人於開飲之際，也有一定的習俗規範以示對天地及祖先的敬意。（陳憲明、汪明輝，1993：59）

為了進一步分析原住民飲酒問題，必須了解酒公賣在台灣的發展及其影響。一般而言，菸酒專賣

的理由：財政收入、管制之目的、社會的目的。而台灣菸酒公賣的最重要理由是財政收入。（陳佳文，1988）

國民政府來台後，1957 年，下令禁止山地私家釀酒，此後菸酒公賣局體系便名正言順地進入原住民部落社會。原住民傳統飲酒習慣漸漸式微，取而代之的是便利、非神聖性的現代化飲酒文化。（楊示範，1998）

政府之菸酒公賣制度原本係管制菸酒製造運輸，因長期以來與原住民部落內的商店結合成一種特殊經濟關係，進而藉著酒及政府制度，各商店竟能主宰原住民的經濟生活達數十年。（陳憲明、汪明輝，1993）

當你了解這些，看待酒這件事情，從此再也不同；當你了解這些，看待身邊所有人事物，從此提醒自己，事情不只有表面。

第四課：服務隊反思

加入醫服隊第一天，見山是山

最初加入醫服隊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理由，譬如



這次的小朋友晚會因為颱風報到，所以提早到下午，小朋友難掩失落。雖然如此，晚會要開始的時候，大家還是很興奮。



育樂營的始結劇：小朋友總是看得很認真，還會一直幫台上的演員加油。

期待自己揹著血壓計，到部落守護居民健康；或花一個學期準備教案，帶給部落小朋友一個特別的暑假。這些人（包括我自己）將在加入醫服隊後，或快或慢地逐漸看到另一個面向。

・ 經過一個學期，見山不是山

服務隊的歷史與反思是必上的課程。

中美斷交後，大專青年服務隊前後成立。以前的醫服隊，由醫師隨隊到所謂的偏鄉。當時醫療資源較缺乏，現代衛生觀念也較少人知道，同時寄生蟲、傳染病也較多。

隨著現代醫療資源與知識、資訊越容易取得，服務隊開始質疑自己的定位。第一次到部落的新生會問：四天育樂營跟學校整個學期的教導相比，我們能帶給小朋友什麼？短短十天的晚上帶著血壓計、尿糖試紙，到部落居民家中講衛教，這兩小時的衛教、量測和陪伴，能改變一個人的生活習慣嗎？帶著這些質疑，大家會以不同的方式踏上尋找答案的過程。

・ 待在醫服隊一年、兩年、三年，見山又是山

「醫生說我喝太多酒，脂肪肝。」

你和認識兩三年的部落大哥一起在十度低溫下摘完田裡的敏豆，烤火取暖時他講出這句話。你腦

中浮現背了三年的衛教本，脂肪肝那一頁。你知道這是怎麼形成的、後果是什麼。但你更記得那些晚上他同你講過的人生故事、他為什麼要喝酒。

你坐在他的卡車上，跟他一起下山去修車時，他拿起一根煙，在他的肝藥藥袋裡翻找出打火機，他抽了幾口菸，看起來精神好了點，但旋即因為你咳嗽幾聲，他低語說：「阿！你還不習慣這個味道啦。」於是把菸丟出窗外。

他拿起擋風玻璃前的檳榔盒。他說，以前在凌晨巡火車軌道，有很多鳥類或小動物被火車撞死，他們必須在白天第一班火車開之前把軌道淨空。那是四下無人、昏暗的清晨，一個頭燈照出一條路，自己獨自走著。他說：「必須抽菸，否則會睡著。吃檳榔呢，是提神也是蓋掉菸味，這個很厲害，什麼味道都能蓋過去。」接著他說了如何靠吃檳榔，躲過警察酒測的故事。

我的確在菸、檳榔、酒這些字眼出現的時刻，想起那衛教本。心情卻是矛盾的。來部落三年，第一次如此深刻了解改變的困難，卻同時第一次這麼希望自己能做些什麼。於是持續努力。

關於醫服隊，關於卡度，關於故事，關於我。

離開醫服隊，故事未完待續。 ▬ ▬



» 育樂營結束的大合照。2016 年育樂營十小朋友晚會共四天，有 62 位小朋友參加。